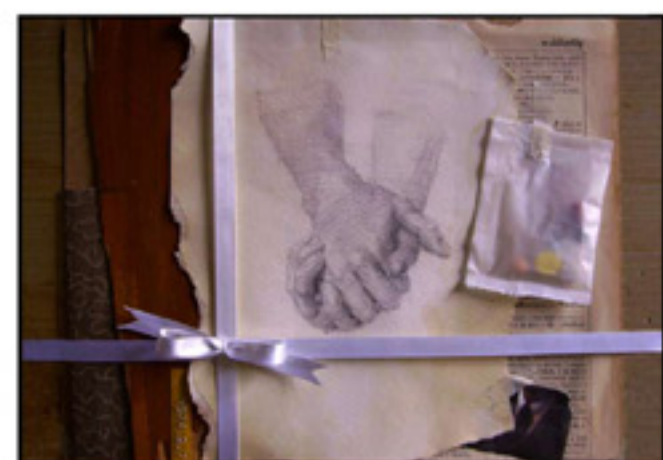


貳獎 那些關於「愛」的故事 / 柯裕嘉 賴怡璋 共同創作



#### 母親的手

我從來沒有仔細地端詳過母親的手，在住院之前。

她其實醒著的，只是閉著眼睛。我太常看她的眼睛，卻幾乎沒有近距離的看著她的手，甚至是這麼親密的撫觸。

她常說：「與人說話要看著對方眼睛，才是禮貌。」  
「要懂得看人臉色、眼神，不要這麼冒冒失失。」

很小的時候她便不再讓我牽她的手。

所以每當母親帶我走在路上，我總是緊緊抓著她的裙角，而我仰望著她的背影，期待她能偶爾回頭看看我，但她總是喃喃地說「跟緊！跟緊！」。

長大了，我也不再拉著她的裙角，只是常常低著頭挨她的罵。  
「聽你幾句就哭，像個男子漢，有點出息行不行？」

於是，我不再哭了，當得知他意外去世之後，我一滴淚也沒有流，還自以為勇敢地把那些紅的藍的圓的長的藥丸一口氣吞下。

而母親仍然緊緊握著我的手，沒有說話。她的手掌粗糙、紋路深刻，歲月在她的手上留下痕跡，宛如年輪。

也許，她曾經放開我的那雙手，並不是拋下我，而是為了養活我，那雙粗壯猶如男人般的手，撐起了我倆相依為命的生活。

#### 他的唇

我幾乎快要忘記他的長相，在他入土一年之後。

但我無法忘記他的唇。

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的時候，他不停地抿嘴試圖緩解緊張，起初以為是無關緊要的小動作，熟絡之後才知道他的唇天生裂出一道缺口，動了幾次手術，唇形顯得細薄而不勻稱，即使如此，他時而揚起的嘴角，還是能勾出一道彩虹。

那是我這輩子最快樂的時光，聽他說當兵的趣事、沒有梗的冷笑話，彷彿只要他陪在身邊，天空烏雲盡散。他老愛斷斷續續地哼著情歌，忘記前奏就唱起副歌，忘了副歌就改吹口哨。

當然，還有他的吻。

也許不完美越能彰顯完美，我能感受到他的吻帶著奇特的專注與深情，輕易地，就能化去我的憂愁。

但我總是太多慮，太小心翼翼，擔心彼此的關係曝光引來異樣眼神，甚至是兩方的家庭革命。於是，那些他與我出遊的照片裡，他始終只露出下半臉淺淺的微笑，像那些惡名昭彰的罪犯檔案照，有某些見不得人的顧慮。

諷刺的是，還來不及介紹他出場，他就因為一場車禍走了。

一如他平日的模樣，見到他的最後一面，也是帶著微笑的。

後來回頭想要證明他曾經出現在我的生命中，卻像是在蒐集殘破的拼圖，總是東缺西漏，拼不出一個完整的他。

#### 鏡子裡的我的眼

我終於有勇氣站在鏡子前看著自己，在出院前一天。

一直以來，不願也不敢正視的自己，就那樣赤裸裸的站在面前：消瘦的身影，茫然的眼神，看似完整的我，心靈竟被啃蝕得空洞。總是在等著有人拉起跌倒的我，時時偷渡到他人的歡笑，只願依附著旁人而存在，忘記如何付出。

「生命就像一盒有著各式各樣口味的巧克力，你永遠不會知道自己會選到哪一個。」

看完電影後，他把這句話寫成紙卡給我，要我在沮喪的時候拿出來看看。

「無論是哪一種口味，如果你帶著得到禮物的心情收下它，那麼，你總是會感到開心的。」

他自己加上了這句。

於是，多年之後，我又重新感受到淚水溢出眼眶的悸動。

